

艺术终结研究：现状与问题

何建良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杭州, 310028)

摘要:“艺术终结”是当前国内外文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我国的艺术终结研究主要围绕“什么是艺术终结”以及“艺术会不会终结”展开。通过评析总结二十年来国内艺术终结研究的状况认为:我国的艺术终结研究存在缺乏对话争辩、缺少艺术批评、缺失理论建构等问题,可从方法性、历史性、当代性等方面进一步拓宽思路、深化研究。

关键词: 艺术终结; 艺术死亡; 艺术转化; 艺术批评

中图分类号: JO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1-0038-06

“艺术终结”问题是当前国内外文艺研究中的热点之一。然而,我国有学者2005年却撰文这样评说:“所谓‘艺术终结’或‘历史终结’的讲法,对中国的读者及艺术爱好者来说,好像还是十分陌生。偶有所闻,也只不过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而已,不知所以然。大家既搞不清楚其来龙去脉,更无心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1]如果作者此处的“读者”指我国一切关心、谈论、研究艺术终结的人的话,我们必须反思:我国“读者”对“艺术终结”是真的“十分陌生”且“无心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吗?我国的艺术终结研究是一种“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局面吗?

应该承认,“艺术终结”是一种舶来品,其始作俑者是黑格尔。1983年,德国艺术史家汉斯·贝尔廷出版了他的名著《艺术史的终结?》。1984年,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发表了《艺术的终结》,这个宣言“几乎是黑格尔的重复”^[2](34)]。“这一书一文,在欧美艺术界曾经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讨论与回应,但却没有造成很深的影响”^[1]。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艺术的终结与历史的终结密切相关”^[3](序言1)],随着1989年日裔美籍历史学家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发表,西方学界逐渐对艺术终结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进入新世纪以来,“‘历史终结论’、‘哲学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艺术终结论’……,像一棵棵小小的飞弹,不仅打进了书刊、报端和各种媒体,而且打进了文学艺术的圣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哲学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作家、艺术家的惊悸和恐慌”^[4]。在这股“终结”潮流的裹挟下,特别是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希利

斯·米勒2001年第1期在我国《文学评论》发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以后,“国内比较文学界和文艺理论界的学人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这一问题的讨论”^[5],于是,“经过必要的沉积与种种条件的激发之后,文学终结论从一种来自西方的学术资讯延伸为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局势的学理判断,并且成为学术前沿话题。”^[6](鉴于文学是艺术形式之一,这里我们把文学终结的讨论当作广义的艺术终结讨论。)

如果把1986年薛华出版的《黑格尔与艺术难题——一段问题史》与2006年刘悦笛出版的《艺术终结之后——艺术绵延的美学之思》这两本专著当作我国艺术终结研究坐标的话,艺术终结的“研究”在我国已有20来年,我国学者对艺术终结既非“仿佛刚从睡梦中惊醒”^[4],更非“十分陌生”且“无心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我国近年的讨论对艺术终结的理解的确存在着歧义,而这种艺术终结的歧义性理解又导致对艺术终结的错位性批判,从而形成一种“人云亦云”的众声喧哗局面,显得有些无的放矢。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20年来艺术终结研究进行一次梳理述评,以期今后此问题的进一步展开与深化提供一些有益的资源。

一、艺术终结是艺术死亡吗?

我国的艺术终结研究与讨论主要是围绕“什么是艺术终结”以及“艺术会不会终结”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

收稿日期: 2007-10-30

作者简介: 何建良(1971—),男,湖南耒阳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2005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外国哲学与美学。

题展开，因此下面的述评主要围绕这两条主线进行取舍材料。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在探讨艺术终结时，我国大多数学者都追溯到黑格尔、丹托与米勒等人，并且试图从他们本身的论说中来进行理解。然而在对黑格尔、丹托与米勒等人艺术终结的理解上却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艺术终结并不是艺术死亡；另一种则认为艺术终结就是艺术死亡(或叫艺术消失、或叫艺术结束)。

首先看对黑格尔的理解。薛华通过分析黑格尔的思想认为，艺术终结意味着艺术自身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新的变化，新的转折，意味着成为另一特点的艺术^{[7](42)}。朱立元断定黑格尔从未明确宣布过艺术终将衰亡，恰恰相反，他倒是明确肯定过艺术发展的永无止境，对艺术的未来充满着乐观和信心^{[8](302)}。刘方也宣称黑格尔提出的艺术终结问题并非是在对艺术本身发展作死亡的判决，而是就艺术在其客观精神发展的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9]。朱国华认为黑格尔并没有为艺术签发死亡通知书^[10]。与上述理解不同，刘悦笛认为黑格尔“首度签发了艺术的死亡判决书。他始终是在思想体系内来扼杀艺术的，绝对理念的逻辑延展必然扬弃艺术而向更高的领域(宗教和哲学)移心。他的三段论始终是理念对形式的‘始而追求、继而达到与终于超越’。最终，喜剧发展为近代浪漫型艺术的顶峰，近代市民社会反倒成为阻遏艺术前行的力量，艺术的寿终正寝便最后闭合了黑格尔的美学花环”^[11]。很明显，刘悦笛这里的“死亡判决书”与“艺术的寿终正寝”是把黑格尔的艺术终结当成艺术死亡来理解的。林自栋在《被哲学绑架了的艺术》^[12]与刁杰在《关于“艺术终结”的思考》^[13]中也认为黑格尔“首度签发了艺术的死亡判决书”。

其次看对丹托的理解。周计武认为丹托是在叙事的意义上用“终结”(end)的，意在宣称某种故事(story)的结束(end)，丹托的艺术终结“不是指艺术本身停止或死亡了，而是指艺术史的某种叙事内在的终结了”^[14]。与之相反，刘悦笛从丹托的话语“在今日，可以认为艺术界本身已丧失了历史方向……由于艺术的概念从内部耗尽了，即将出现的任何现象都不会有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说，艺术的时代已从内部瓦解了。”^{[15](95-96)}判定丹托所要宣称的是：既然艺术的自身的能量都耗尽了，那么，它不走向死亡还能走向何方呢？^[11]

最后看对米勒的理解。米勒1995—2004年共在我国期刊上发表文章近20篇，不断地在深化他对文学终结思想的阐述，当他2001年公开抛出“文学终结论”后，我国“反对者有之，赞同之声更是不绝于耳”^[5]。然而

在那建昌与秦志敏看来，“无论是应和派还是反对派，都存在着对米勒‘终结论’的误读。”“米勒所谓的‘消亡’、‘终结’，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所谓文学及文学研究的结束，一定程度上或可理解为文学以及文学研究原有样式的结束和新的存在方式的生成。”^[16]

艺术终结是艺术死亡吗？上述理解哪种才比较符合原意？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黑格尔等人似乎在说着“艺术终结又不会终结”的矛盾话语。黑格尔一边说“我们现时代的一般情况是不利于艺术的”^{[17](14)}，“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是过去的事了”^{[17](15)}，“在浪漫型艺术的发展中却形成了终结”^{[18](341)}，“到了这个顶峰，喜剧就马上导致一般艺术的解体”^{[19](334)}；一边又说“可以希望艺术还会蒸蒸日上”^{[17](132)}，“要完成这个艺术之宫，世界史还要经过成千成万年的演进”^{[17](114)}。丹托一边说“艺术随着它本身哲学的出现而终结”^{[15](121)}；一边又自我辩解“艺术会有未来，只是我们的艺术没有未来。我们的艺术是已经衰老的生命形式”^{[15](120)}，“我的声明绝对不是说艺术将要被停止创作了！艺术终结之后还是有大量的艺术被创作了出来。”^{[2](27-28)}米勒同样一边说着“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边又肯定“文学……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在这里，现在”^[20]。

由此看来，前面两种完全不同的对艺术终结的理解似乎都能从黑格尔、丹托与米勒本身的论说中找到字面依据。这样，要真正弄清艺术终结是否意味艺术死亡就要联系语境全面地理解他们的原话，尤其要理解他们的“艺术”与“终结”本意，否则断章取义就会导致误解与片面化。

就“终结”的原意来讲，刘悦笛通过分析黑格尔用的德文原词“der Ausgang”，认为这个词不仅仅包含了被译为英文之“end”所具有的基本涵义，而且还同时有“入口”之类的另类内涵。“终结”并非仅仅指对终点之前一切的抛弃，而是指在“扬弃”之后，步入“终点之后”的新旅程。如此说来，“终结”之所以被误解为“死亡”、“终止”之类，大概也有英文对德文的“误读”、中文又对德文词和英文词连起来“误读”的原因吧^{[3](序言4)}。尽管刘先生这里的说明与其以前的理解自相矛盾，但无论如何，他的这个最新理解是积极前进的，也是令人欣慰的，应该说，这一解说比较切合原意。

就“艺术”的理解来说，朱国华在分析黑格尔艺术终结论时，认为这个论断在后来被主要分解成两个命题：其一，艺术对我们的历史性存在来说是否仍然是决定性的真理的一种基本的和必然的发生方式，这实际上首先讨论的是艺术与真理的关系，艺术的认识论问题。其二，艺术是否会消亡？这里实际上谈论的焦

点是艺术的发展、艺术的功能、艺术的实践论问题^[10]。

应该说朱国华指出了黑格尔的“艺术”渗透着一种分层理解:一方面,艺术作为“一般”,它是一种与人类共存的精神与情感需求,不会终结。另一方面,艺术作为“特殊”,它是一种隐含着意识形态意味的与社会历史实践相结合的有着具体价值功能及形态样式的精神载体,它的确又会随着时代的变迁,技术的更新,新媒介的运用等因素而变化甚至消失,这个层面上的“艺术”是可能消亡的(比如古希腊神话)。

艺术是这种“一般”与“特殊”的辩证统一。事实上,作为深爱艺术同时也有着深厚艺术鉴赏能力的黑格尔、丹托与米勒来说,他们正是在对“现时”艺术作品细读与分析的基础上,捕捉到了他人无法进入或无力解剖的矛盾与危机,从而抵达艺术研究的深层。他们眼里的艺术终结,只是终结“我们的”艺术,并非“一般的”艺术。换言之,他们是紧密联系时代以及艺术实践来感叹他们心目中的“经典艺术”在不断衰落乃至消亡,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死亡,所以他们才会那么急迫地为自己的终结解释,生怕别人把终结误解成死亡。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才能理解他们看似矛盾的说法,也才能为他们对艺术的关切与忧思所打动。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那种把艺术终结当作艺术死亡的观点完全是一种误解,艺术终结意味着不断地终结和转化。

二、艺术会不会终结?

我国学者在思考与回答艺术会不会终结这个问题时主要沿三条路径展开:艺术终结的原因是什么?艺术不会终结的理由何在?艺术将走向何方?在讨论艺术终结时,除了依据上述黑格尔与丹托的艺术终结理路找寻原因外,我国学者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首先,是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视野以及消费社会的角度探讨艺术终结原因。周计武从宏观的现代性视野比较详细地分析了黑格尔艺术终结的原因,有一定的说服力^[21]。伍茂国与张秀娟则分别把艺术终结放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背景中来探讨,伍茂国认为“终结”既是艺术哲学体系的终结也是艺术传统的终结^[22],张秀娟认为艺术终结说恰好言中了当今艺术发展的真实轨迹^[23]。毛峰从消费社会艺术存在生存悖论认为,现代艺术在商业枷锁中越挣扎,绳索套得越紧,直至使自身彻底死亡^[24]。陈志华从消费社会中,文学

的商业化、时尚化与泛化三个特性描述了文学终结之途^[25]。刘登阁认为商品经济时代导致了文学的文本消解、作家死亡以及读者背叛,因此文学走向了死亡^[26]。

其次,是从高科技与读图时代的来临探讨艺术终结原因。毛崇杰从“科技腾飞与艺术终结”的悖论性关系探讨了艺术终结^[27]。李衍柱认为艺术终结论所以得到滋生和泛滥,是与高科技的发展,“读图时代”的到来有着密切的关系^[4]。刘谭明则从读图时代的视角论证“传统的艺术被消解了,艺术观念被解构了,艺术或许真的快要终结了”^[28]。李夫生认为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尤其是文学介质的不断发展导致艺术家族内部结构的深刻变化,于是“文学死亡论”或者“艺术终结论”症候开始流播开来^[29]。张琳则从现代媒体对大众的诱惑探讨了艺术终结的原因^[30]。

第三,是从西方现代艺术的激变来探讨艺术终结原因。吴艳宇认为,“艺术死亡”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当今西方艺术界的现状有关^[31]。彭锋认为:“现代艺术由于片面追求创新而走向了艺术的反面,从而有了所谓‘艺术的终结’。当画家将一块空白画布当作美术作品展览的时候,当作家将打字机自动敲出的符号当作小说发表的时候,当钢琴大师将静默的4分33秒作为作品演奏的时候,现代艺术的实验已经走到了终点,并在一种新的意义上意味着艺术的终结。”^[32]王来阳也认为“激进的艺术一直沿着这种‘反艺术’的方向前进。其结果如若不是越出艺术范围,也必是导致艺术死亡了”^[33]。曹桂生除了指出现代艺术以及后现代艺术造成了艺术终结外,还进一步对这种“终结的艺术”作了特征概括:它是一种审丑的艺术,一种反艺术的艺术^[34]。

上面这种从艺术实践与时代变迁的关系探讨艺术终结的思路,一方面不同侧面地展示了当代艺术的危机,有助于深化对艺术发展机制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使那种“艺术死亡论”看上去有着艺术实践的基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迷惑了不少人,但问题是此“艺术死亡”中的“艺术”已不是彼“艺术终结”中的“艺术”了,不加分别地运用就会造成极大的误解与混乱。

面对艺术会不会终结的问题,我国大多数学者肯定艺术不会终结,并批判艺术终结论。在回答艺术为什么不会终结时,起初的理由基本上都是人不灭,艺术不死。童庆炳对米勒终结论的反驳代表了这种立论方式:“如果人类需要文学来表现自己的情感的话,那么文学和伴随它的文学批评就不会消亡。”^[35]后来童先生从人类的情感需求与文学是一种独特的语言艺术这一视角补充深化了文学不会终结的论证^[36]。苏琪从艺术需要的生理基础,艺术需要与人类的自我实现,艺术与心灵医学三个方面论证了艺术不会终结^[37]。刘谭

明从艺术与人类的关系、艺术与科学的关系以及艺术自身的历史发展和嬗变三个方面阐述了艺术不会终结的理由^[28]。盖生从人的本体性需求,文学的本体规定及文学的非线性进步性等方面考察,认为文学不会终结^[38]。蒋述卓通过对消费社会时代文学意义的辩护,断定当前的文学并没有衰退和走下坡路的迹象,更没有要“终结”的预兆^[39]。吴子林通过对西方艺术终结学者思想的分析,从乌托邦式的救赎以及文化上的感性革命视角论证了艺术并不会终结^[40]。郭春立与卞维娅则干脆釜底抽薪,通过现代性的反思认为“艺术终结”是一个有意义的假命题^[41]。

应该说我国学者对艺术终结论的批判以及给出的艺术不会终结的理由随着思考的深入而在不断深化。不过,对于那些把艺术终结误解成艺术死亡的人来说,批驳艺术终结某种意义上等于无的放矢,不管其理由多么振振有词,总给人一种刺杀稻草人的感觉,因为黑格尔、丹托、米勒等人事实上都不认为艺术终结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死亡,对艺术终结的理解直接影响对艺术是否终结的判断及其判词的说服力。

在判定艺术不会终结后,我国研究者对艺术的前景作了如下几种展望:

第一种观点认为艺术不会终结,艺术复兴之路是回归传统艺术。王来阳满怀激情的说道:“该终结的不是传统艺术,而是某些激进的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并且指出艺术复兴之路是“回到历史,回到传统,回到心灵,回到审美,回到人性,将会获得新生。”^[33]与王来阳用终结“现代艺术”来回归传统艺术不同,金秋野则通过比较现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精神后认为现代艺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回归了传统,换言之,现代艺术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一种艺术传统^[42]。盖生认为文学的走向应该是:既是审美的,又是人文的,既具有意义的生长点,又是适度的娱乐。文学不仅不会终结,还将在新的形势下具有重建经典的可能^[38]。

第二种观点认为艺术不会终结,当代的艺术样式只是新的转型或泛化。余虹认为当代文学终结论乃是对后现代条件下文学边缘化的诗意表达,这种边缘化意味着文学性的弥漫与渗透,因此文学不会终结,只是某种程度上的泛化^[43]。张秀娟也持一种艺术泛化观,认为艺术回到了什么都是艺术又什么都不是艺术的时代^[23]。吴艳宇认为,艺术终结意味着艺术在新的时代中与以往相比有了新的变化,现在被认为是“非艺术”、“反艺术”的东西逐渐占领艺术阵地,成为全新的艺术形式^[31]。鄂霞与李艳认为大家正在探讨的其实已经不是文学是否会终结的问题,而是文学转型的问题^[44]。刘义军认为传统文学的某一部分确实正在逐渐

的死去,全新的文学时代正在诞生,当代文学全部姿态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给我们呈现出各种新相^[45]。

第三种观点认为艺术不会终结,但艺术走向何方不可预测。这种观点比较谨慎,他们既反对悲观主义的艺术死亡论调,也不赞成对新艺术的盲目乐观主义。刁杰认为,艺术真正的终结,只有历史才有权力作出最公正的裁决,而不能依凭某个人的预言来加以定夺。现在的时期,我们不妨称之为“艺术的迷茫期”而不是“艺术已死的时期”^[13]。朱国华认为艺术在激变之后以何种面貌示人也许是一个难以解开的伟大的谜^[10]。

上述对艺术未来走向的展望都有一定的道理,其捍卫艺术生命的精神令人钦佩,不过,富于学理性的严密深入的论证并不多,因此,要让人们真正信服其对于艺术前景的展望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分析。

三、存在的问题与研究的前景

随着艺术实践的不断发展、现代性研究的深入以及文化研究的转向,我国学界对“艺术终结”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既有宏观的描述,又有微观的辨析,既有问题的提出,也有尝试性的回答,各个研究层面都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但就整体而言,艺术终结仍处于较低水平的研究阶段,同一水平的重复研究多,富有新意的有实质性突破的成果少,无论就广度还是深度来说都还很不够。笔者认为当前的研究之所以没有整体性突破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缺乏对话争辩。不容否认,我们曾看到这样的事实:当米勒在我国扔下文学终结论后,我国有部分学者曾撰文反驳米勒,随着相互间的进一步对话,我国学者以及米勒本人的观点都得到了修正与深化。然而遗憾的是这种中外之间的对话没有坚持多久,更遗憾的是我国学者内部之间对有争议性的问题缺乏针对性的思想交锋与对话。尽管大家热烈关注并讨论着艺术终结问题,但很多时候各研究主体往往任意地选择自己所需的观点,相互间不管是否矛盾冲突地自说自话,这种众声喧哗造成了一种声势,但并没有深化问题的理解。惟有加强对话与争辩,研究问题的话语系统才会相互融合,对艺术终结的一些相关命题的理解才会深化。因为在对别人深思后的结论下判词是容易的,然而要让自己的结论逼迫持那种观点的研究者因为相反命题的提出而对问题再思考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它必须经历一场思想的交锋与历险!中间肯定会有相互观点的重合、赞同、歧见、争锋、发展、转化……因此交锋过程定然使各自的观点随理论的辨析与运思

交错前行,从而推进研究的深化。

其次,缺少艺术批评。众所周知,艺术终结问题主要是由哲学家黑格尔与丹托提出来的,尽管黑格尔出于理论建构的需要,把艺术作为向宗教与哲学转化的一个环节,从而导致了艺术终结论。然而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之所以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很大程度上因为他的论断似乎应验了今天的艺术实践。丹托、米勒等人就是在评论当代变迁的艺术时提出艺术终结的,这是在新的艺术创作实践与批评实践基础上对黑格尔的回应。反观我国的艺术终结讨论,大多数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几乎很少针对我国或者国际的当代艺术实践来批评,即便论证需要一些艺术实践的例证,大多也是针对传统艺术而谈。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错位现象:理论界在热烈地讨论“艺术终结”,艺术界却在不断地创造“艺术作品”。没有实践基础的理论是无根与空泛的,没有理论提引的实践是盲目与混乱的,只有加强艺术批评,才能打破理论与实践的阻隔状态,为艺术的发展与理论的升华提供嫁接桥梁,艺术终结的研究才能真正深化。

再次,缺失理论建构。对艺术的不同理解就会有相应的艺术终结观,比如,如果把艺术当作外在形式与内在意义的辩证统一,那么意义无视感官形式的哲学化走向与感官形式挤兑意义的去超越性都导致了艺术终结。因此要研讨艺术终结,其实首先要问的就是:什么是艺术?然而我国研究者对于何谓艺术这样的艺术哲学问题,一般是避而不谈。这一方面也许是因为问题的艰涩而难以回答;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觉得在当今反本质主义的潮流下,谈论何为艺术这样的有本质主义倾向的问题不合时宜。而不对艺术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作出系统探索,就很难对艺术终结研究形成实质性突破。换言之,艺术终结讨论应该透过艺术表面的现象变化对其中隐含的艺术观念内质因素的变迁作理论的说明与提升,否则,讨论就会停留在表层。令人高兴的是,王志敏在“迟到的反驳”中不仅认为对艺术进行科学的界定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尝试性地作出了自己的艺术解释^[46],应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苗头,只要大家有这种建构理论的勇气与行动,探讨必然会不断引向深入。

面向新世纪的艺术终结研究,薛华20年前的判断今天仍有意义:“关于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点的讨论还在进行之中,这场讨论还是一场‘没有终结的终结讨论’。”^[7](序言2)]笔者认为在现有基础上,可从历史性、方法性、当代性等方面进一步拓宽与深化。

艺术终结与历史终结密切相关,要有突破与深入性的研究就要用历史的维度来看艺术终结问题。在已

有问题史的基础上,要把艺术终结研究置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展开,力求在历史的还原性研究中进一步深化不同理论家的艺术终结背景及其理论蕴涵,既勾勒出人物的相互承传影响,又凸现出问题的深化演变。因此继续挖掘并深化黑格尔、丹托以及米勒等人以及其他人的终结思想,并比较他们相互之间的关联与变化是现在要做的工作。从我国目前看,学者们在艺术终结研究中,大多停留在单纯的理论阐述、概念演绎和定性分析上,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因此,可借鉴、运用与整合来自于各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特别是运用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艺术终结作进一步的整体探索,从而使研究的角度得到创新、内容得到深入、范围得到拓展。如何在文化全球化、民族化的时代主流下使处于弱势的中国文化得以个性化地生存,不致因效仿西方现代艺术及理论而丧失其“身份”,这是艺术终结研究中时代赋予的课题。此外,当今的高科技、读图、网络、消费时代艺术范式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针对高科技、读图、网络、消费的内在特点对艺术作出理论的创新性构想与阐释,以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克服抑制其不利影响等等,也都是艺术终结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 [1] 罗青. 西方艺术为什么会终结? [J]. 美术研究, 2005, (3): 32-41.
- [2] 阿瑟·丹托. 艺术终结之后——当代艺术与历史的界限[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 [3] 刘悦笛. 艺术终结之后——艺术的绵延之思[M].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6.
- [4] 李衍柱. 艺术的黄昏与黎明[J]. 东方论坛, 2004, (4): 28-31.
- [5] 李夫生. 批判“米勒预言”的批判——近年来有关“文学终结论”争议的述评[J]. 理论与创作, 2006, (5): 7-11.
- [6] 罗宏. “文学终结”论的中国解读[J]. 学术研究, 2004, (10): 120-123.
- [7] 薛华. 黑格尔与艺术难题——一段问题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 [8] 朱立元. 黑格尔美学论稿[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6.
- [9] 刘方. 艺术的沦落[J]. 自贡师专学报(综合版), 1996, (2): 31-36.
- [10] 朱国华. 艺术终结后的艺术可能[J]. 文艺争鸣, 1999, (4): 50-57.
- [11] 刘悦笛. 病树前头万木春——评“艺术终结论”和“艺术史终结论”[J]. 美术, 2002, (10): 29-31.
- [12] 林自栋. 被哲学绑架了的艺术[J]. 艺术研究, 2004, (3): 11-12.
- [13] 刁杰. 关于“艺术终结”的思考[J].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4): 77-79.
- [14] 周计武. 艺术的终结——阿瑟·丹托的诊断[J]. 学习与探索, 2006, (3): 126-129.

- [15] 阿瑟·丹托. 艺术的终结[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 [16] 邢建昌, 秦志敏. 文学终结的论争与启示[J]. 理论与创作, 2006, (3): 27-30.
- [17] 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18] 黑格尔. 美学(第二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19] 黑格尔. 美学(第三卷下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20] 希利斯·米勒. 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 [J]. 文学评论, 2001, (1): 131-139.
- [21] 周计武. 现代性语境中的“艺术的终结”[J]. 文艺理论研究, 2004, (6): 39-47.
- [22] 伍茂国. 现代性视野中的“艺术终结”[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2): 115-118.
- [23] 张秀娟. 后现代视野中的“艺术终结说”——对艺术发展规律的一些思考[J]. 社会科学, 2005, (7): 116-120.
- [24] 毛峰. 论文学的死亡[J]. 文艺评论, 1994, (6): 20-27.
- [25] 陈志华. 文学的悖论性生存——试析消费社会的文学走向[J].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3): 69-71.
- [26] 刘登阁. 文学的死亡和死亡的文学[J]. 琼州大学学报, 1994, (2): 77-83.
- [27] 毛崇杰. 科技腾飞与艺术终结——关于高新技术与艺术的几个问题[J]. 文艺研究, 2002, (1): 40-47.
- [28] 刘谭明. 数字化时代的文学艺术——对“艺术终结”论的思考[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5): 559-562.
- [29] 李夫生. 消费时代的泛文学化倾向及文学批评向度[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3): 47-52.
- [30] 张琳. 从“文学终结论”析文学困境之原因[J]. 湛江海洋大学学报, 2006, (5): 96-99.
- [31] 吴艳宇. 艺术: 生存还是毁灭[J].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 (2): 54-56.
- [32] 彭锋. 艺术的皇帝新衣[J]. 装饰, 2005, (2): 12-14.
- [33] 王来阳. 艺术死亡与艺术重生[J]. 文艺评论, 2003, (6): 10-13.
- [34] 曹桂生. 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终结——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进行一次系统梳理[J]. 美术, 2004, (11): 60-71.
- [35] 童庆炳. 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 ——与米勒先生对话[J]. 社会科学辑刊, 2002, (1): 131-133.
- [36] 童庆炳. 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人口——与文学终结论者对话[J]. 文艺争鸣, 2005, (3): 69-74.
- [37] 苏琪. 艺术: 人类永恒的精神需要[J]. 齐鲁艺苑, 2004, (4): 79-82.
- [38] 盖生. “文学终结论”疑析——兼论经典的文学写作价值的永恒性[J]. 文艺理论研究, 2006, (2): 52-60.
- [39] 蒋述卓. 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J]. 文学评论, 2005, (6): 179-184.
- [40] 吴子林. “文学终结论”刍议[J]. 文艺评论, 2005, (3): 10-16.
- [41] 郭春立, 卞维娅. 生存还是死亡——质疑“文学终结论”兼“文学边缘论”[J]. 红河学院学报, 2005, (2): 42-45.
- [42] 金秋野. 后乌托邦时代与“艺术的终结”[J]. 文艺研究, 2005, (6): 152-154.
- [43] 余虹. 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J]. 文艺研究, 2002, (6): 15-24.
- [44] 鄂霞, 李艳. 何去何从——也谈文学艺术终结论[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1): 66-69.
- [45] 刘义军. 试析消费时代文学理论及批评的尴尬处境[J].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5, (1): 59-63.
- [46] 王志敏. 迟到的反驳——对高调艺术论及艺术终结论和剥夺论的质疑[J]. 文艺争鸣, 2005, (5): 80-86.

The studies of the end of art: actualities and problems

HE Jianli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end of art is a heated topic both in domestic and overseas theoretic studies of literature and art. The studies of the end of art in our country were developed according two problems of ‘what the end of art means’ and ‘whether or not the art ends’. This paper pointed out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dialogue, artistic criticism and academic construction, through differentiating and reviewing different viewpoints about recent twenty years’ studies of the end of art. We could extend and deepen the studies of the end of art from methodological,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visual angle.

Key words: end of art; death of art; transformation of art; artistic criticism

[编辑: 颜关明]